

崔建华



小小说

叹息

飞鸟

我幼时长在农村，感觉当时人们区分一样东西有无价值，似乎就是看其能否食用。

老家所在的湘南丘陵，人们的主食都是稻米，稻米理所当然地就有了价值，连碾米剩下的糠皮也有其价值所在，会被拌进煮熟的南瓜、红薯里喂猪喂鸡，猪食之膘肥体壮，鸡鸭食之甘之若饴。桔子、橙子、柚子亦是人们眼中的有价值之物，果肉酸甜可口，果皮能泡茶，还可用水石灰泡后加进红薯糖里，成为一道爽脆可口、妙不可言的美味。若晒干了用来引火，果皮中的桔油会一点就着，燃烧时滋滋作响、桔香扑鼻，堪称极佳的空气清新剂。瓜棚上累累的丝瓜亦是极好的时令小蔬，来不及食用而老去的亦不失其利用价值，逐渐纤维化的果肉变成了丝瓜筋，就成了家家必备的洗碗神器。它们在人们眼中的首要价值其实都源于能充当食物，若是能有其他用途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譬如老家随处可见的竹子，就因其嫩芽——竹笋能食，且竹子用途广泛，深得人们喜爱，而今早已漫山遍岭。

老家对面的白竹山之所以能青史留名，就源于此处盛产白色的竹笋。

《清一统志》载，“白竹山，县西十五里，产竹筍白如玉。亦名白竹峰。”“竹筍”即竹笋，长得“白如玉”定是冬笋无疑，也算是位列山珍的重要美食了。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会把竹子的竹笋身份忘得一干二净，毕竟竹子的用途并不仅仅局限于竹笋的能食用，它与男女老幼的生产生活如影随行，小孩子会用竹子做钓竿钓鱼、钓蛙，或者制作汲水枪打水仗。大人会用竹子削竹篾、织箩筐、编篱笆，手艺好的会用竹子来制作竹床、竹桌、竹椅。老人会选用老竹子做拐杖、做外号“不求人”的抓痒工具、做或长或短的鞋拔子。我见过最长的鞋拔子竟长达一米有余，行动不便的老人借助它穿鞋无需弯腰。女人则会用竹条编织竹篮竹篓和果盘、用竹枝丫扎扫把、用竹筒削制洗锅用的“铤针”，“铤针”比今天的钢丝球既环保又方便，还完全不用担心会烫着或弄脏双手……

祖父屋后的山坡上也种了一丛竹，竹不知名，没有南竹那么粗壮，纤细而修长。若说南竹是五大三粗的壮汉，那它就是袅袅婷婷的小女子。它也不像南竹那样四处生根发芽，会同男子汉一样四海为家，它只会像个痴痴守候的小媳妇固守在原地，人们只要不去砍伐，它就几乎不再萌发新芽，年复一年地就是那么一丛，不多，也不少。就算是萌发了新笋，其味道也极苦，挖笋的人们一向是对它熟视无睹的。幼时我常好奇地问祖父：这竹到底有何用啊？祖父似乎就从未正面回答过我的疑问，只是含糊地说将来你可能会懂的，然后目光就转向了柜子上那幅颇有了些年头、题了“虚怀若谷”四个大字的水墨画。画上几丛墨竹斜指天空，不羁但又劲健。我问画作者是谁，祖父只含糊说可能是某位先祖，但可惜的是其时的祖父也说不上这位先祖的名字来……

慢慢地，我和祖父就都遗忘了这个问题，如今祖父离开人世都十多个春秋了，那丛竹子依旧还仿如当年一样是绰约的一丛，不多，也不少——时间在此，竟然仿佛是停滞不动的。

多年后我终于弄清楚了这种竹子原来叫作苦竹，除了是药材，还是制作竹笛的好材料。我虽然没能查到这位先祖的名字，但我猜想他一定是个民间草药郎中，他一定知道苦竹的药用价值。而且，行医之余的他必定会经常舞文弄墨，抑或用这种苦竹制作的竹笛吹上一曲——因为多年后，我终于读懂了那幅画上“虚怀若谷”四个大字旁的一行龙飞凤舞的小字：

“竹生空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耻染湘妃泪，羞上上官琴。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

又到了这天，男人喝得醉醺醺的，红着眼睛出去，肿着眼睛回来。柳莲给男人打好洗脚水，端进屋，见男人没脱鞋，把盆子轻轻地放床边，蹲下，帮男人脱鞋。

男人突然伸手拉起柳莲，一把抱住，呜呜哭了。这是十多年来从没有过的状况。柳莲眼前顿时变得空空荡荡，不知道下面将出现怎样的剧情。

每年的这天，本来不喝酒的男人会喝几杯酒，然后就着柳莲精心炸的黄澄澄的花生米、煎炒的油汪汪的鸡蛋、切成薄片配上嫩白葱段的牛肉，喝得醉醺醺，红着眼睛走出家，半天，有时大半天，肿着眼睛回来。柳莲把早就烧好的洗脚水端进屋，男人脱鞋洗脚放倒睡觉，或者，柳莲帮男人脱鞋洗脚，男人再放倒睡觉。柳莲出门，把洗脚水倒在墙根的下水道口，回来端详熟睡的男人，眼角慢慢起了泪光，嘴角悄悄浮上了笑意。泪光和笑意让柳莲有了种毛茸茸的光晕，像逆着阳光或月光摇曳的花朵。这些泪光和笑意在十多年的绽放中有了鱼尾打开水波的涟漪和仪式感般的庄严。

这天，这天，这天……十多年前的这天，小莹走了。

其实小莹没有走，她一直都在，在柳莲的心里，在柳莲的生活里，更牢固在男人心里。柳莲已经习惯与小莹一起把日子像打水漂一样一起起落落地滑过去。每个水漂的水尖上都有醉醺醺红眼睛出去肿眼睛回来的男人。

这次，男人出去时还是如往常一样，闷着头不说话，换换衣服，刮刮胡子，把皮鞋的鞋带子系紧。当年那天，如果不是男人的皮鞋突然脱落，也许……也许小莹就不会走。男人默默喝着酒，吃着柳莲精心烹饪的饭菜，眼睛越来越红。男人出门时，扭头看柳莲，柳莲坐着勾鞋垫，近来这里流行用不同颜色的毛线勾鞋垫。柳莲没动，其实已经看见男人

简单的铁（外两首）

杨 震

铁，冷静，不言语
也不张扬
遇事能简明而解
比如，遇到火，它就溶解其中
比如，碰到锤，它就会回应一声
从不退缩和回避
越简单越锋利

听，铁与铁的碰撞声

没有比铁与铁碰撞更清脆的声音
它在校园里，将琅琅书声
青春笑语推到晴朗的天空
听，铁与铁的耳语
我懂得抓铁留痕，也知道了
铁与铁在一起，是吆喝得最有力的铁哥们

铁活在我的内心深处

如果说铁没有生命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铁能够行走

一块铁活在我的内心深处
那是因为我喜欢与铁说话，或者与铁表达喜悦

铁燃烧时，将黑夜照得明亮，干净
特别是那种与心一样红的铁
让我激动得常常将铁与国旗紧密联系起来

铁的忧伤也存在
残缺与黑色之中
我无法掩饰一块铁与一个人的不足
将哲学里的扬弃覆盖在铁之上
用坚强的铁锤敲掉锈迹
这强大的声音，汹涌而来



“常游常宁”杯征文

衡阳日报社 主办
常宁市交通运输和旅游局

静美常宁等您来

陈福亮

静美常宁等您来。此话一点不假。无论您是想看山、观水，还是观景、赏花，其 20 余处上规模的旅游区(点)都会让您赏心悦目，目不暇接。景区内奇特的地形地貌，迷人的旖旎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都会让您在深深地体会“天堂山之高、天堂湖之秀、财神洞之奇、古名居之幽、中国印山之绝”的特色之美时，更感“山水天堂、印章王国、魅力瑶寨”的形象之佳。真可谓：山水天堂风韵足，常游常宁精神爽。

然而，我第一次去常宁却是十年前，经历的也是一场“伤心”之旅。因为我不是去观看山水欣赏景花的，而是陪老母治腿的。

年近八十的老母，因患帕金森氏综合征不慎跌倒，右胯骨摔断。经熟悉的老骨科医生看后，治愈的希望渺茫。但为了让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心有所安和减少开刀的疼痛，我们三兄妹还是租车来到全国闻名不用开刀就可接骨的常宁。当主治医生看过片子后，直接拒绝收治，这给虽有心理准备的我们还是当头一棒。好在老母亲的一句话：“送我来常宁看腿，我也心甘了。”让我们难受的心稍稍得到了一丝宽慰。

第二次去常宁，是在去年六月下旬的一个周末，祁东县政协组织社情民意信息员赴常宁市政协学习取经，我有幸参加。我不仅观看和赏识了令人惊叹和流连忘返的百万樱花园、庙前古民居中田村、中国天下印山、财神洞的美景，而且，在座谈交流中一句“成功在晚上”的经验之谈引起大家共鸣。后来我们扪心一想，觉得此话于码文字者可当经典，若放之于做人、做事和做官上，同样大有裨益。因为，晚上褪去了白天的喧嚣，是心静的时候。静，凸显安详，又威力无比，犹如埋在土里的种子，只要有适宜的温度，就会破土发芽。撰稿，心静才能写好；做人、做事又何尝不需要“心静”呢？由此我又想起在浏览印山时，不仅美女讲解员声情并茂解说的胜景让人难忘，催人心向往之，而且，吴国威那群人不分昼夜在一座座野藤蔓延、荆棘密布的石崖上雕刻出一枚枚印章，打造出中国印山的故事更让人动心动容。这何尝又不是“心静”的结果呢？于是，我一鼓作气写下了《成功为何在晚上》，发表在当月 29 日的《邵阳晚报》上，尔后又被《湖南日报》刊用。本想再乘胜写下印山之观感，怎奈杂事拖身，终未成笔，灵感已逝，成为心头一憾。但我与娇妻商定，我们婚后旅游的第一站就选择来常宁，让“常游常宁”成为开启我们幸福新生活的祥和安宁的好去处。